

第一編下 上古哲學史（道墨諸家及秦代）

第一章 道家

第一節 總論

漢書藝文志曰。道家者流。蓋出於史官。歷記成敗存亡禍福。古今之道。然後知秉要執本。清虛以自守。卑弱以自持。此君人南面之術也。合於堯之克攘。讓古易之嘽嘽。一謙而四益。此其所長也。及放者爲之。則欲絕去禮學。兼棄仁義。曰。獨任清虛。可以爲治。此蓋就道家出自史官所掌。而通於政治者言之。然自來言道家者。皆以黃老並稱。黃老謂黃帝老子。則道家宜祖黃帝。古之皇帝。並一世大哲。以道相傳。而黃帝始學仙。有文書記錄可傳。故史官亦始於黃帝。漢志道家有黃帝四經四篇。黃帝君臣十篇。雜黃帝五十八篇。以爲六國時所依託。故系在莊列之後。而錄伊尹爲道家之首。然列子亦引黃帝書曰。谷神不死。是謂玄牝。其文與老子同時。老子爲柱下史。多見故書。故其書中往往有黃帝遺說。則道家實出自黃帝。至老子而遂爲後世之宗耳。至於道家思想之大要。莊子天下篇所說。視漢志較精。其言曰。以本爲精。以物爲粗。以有積爲不足。澹然獨與神明居。古之道術。有在於是者。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。此言老聃關尹亦悅於古之道術而修之。則自古以來。久有道家矣。莊列書所稱古之至人。多出於寓言。而許由卞隨務光之倫。則司馬遷亦稱之。劉向列仙傳

皇甫謐高士傳並載許由卞隨務光以爲實錄。是唐虞之世。則有許由。夏之時有卞隨務光。亦道家之流也。史記伯夷列傳曰。說者曰。堯讓天下於許由。許由不受。恥之逃隱。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。此何以稱焉。太史公曰。余登箕山。其上蓋有許由塚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。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。以余所聞。由光義至高。其文辭不少。概見何哉。此外漢志道家在老子前者。有伊尹五十一篇。太公二百三十七篇。辛甲二十九篇。鬻子二十二篇。管子八十六篇。伊尹書不傳。太公六韜之類。或以爲依託。蓋兵家言也。鬻子偶見他書所引。要不可定爲當時親撰之書。管子書中不無後人掇集之詞。且多言法術。故今以管子入法家。而敘老子爲道家之首矣。

史記曰。老萊子亦楚人也。著書十五篇。言道家用。與孔子同時。又謂老萊子爲孔子於楚所嚴事之人。要之孔子之時。道家思想最盛。自孔子以後。而儒家遂與道家對峙。爲兩大派。至是中國學術。以儒道兩家爲尤著也。史記曰。世之學老子則絀儒學。儒學亦絀老子。道不同不相爲謀。豈謂是耶。論語中屢記孔子與隱者問答之詞。此諸隱者。大抵道家之流也。今彙錄之以略考見二派思想之異焉。論語曰。

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。奚自。子路曰。自孔氏。曰。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。

子擊磬於衛。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。曰。有心哉。擊磬乎。旣而曰。鄙哉。硜硜乎。莫己知也。

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。淺則揭。

石門荷蕢。皆持道家遺世獨善之義。故以孔子之栖栖皇皇。爲知其不可而爲之。不如與時進退也。論語又曰。

原壤夷俟。子曰。幼而不孫弟。長而無述焉。老而不死是爲賊。以杖叩其脛。

原壤爲孔子故人。亦似慕道家言者。故與儒家之倫理主義異趣。而孔子深責之也。

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。使子路問津焉。長沮曰。夫執輿者爲誰。子路曰。爲孔丘。曰。是魯孔丘與。曰。是也。曰。是知津矣。問於桀溺。桀溺曰。子爲誰。曰。爲仲由。曰。是魯孔丘之徒與。對曰。然。曰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。而誰以易之。且爾與其從辟人之士也。豈若從避世之士哉。耰而不輟。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曰。鳥獸不可與同羣。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。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也。

長沮桀溺。蓋隱者。詆孔子之徒。孔子則曰。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。又曰。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。孔子非不知隱遁山藪。與鳥獸同羣爲高。覩世之滔滔而有所不忍耳。論語又曰。

子路從而後。遇丈人以杖荷蓀。子路問曰。子見夫子乎。丈人曰。四體不勤。五穀不分。孰爲夫子。植其杖而芸。子路拱而立。止子路宿。殺雞爲黍而食之。見其二子焉。明日。子路行以告。子曰。隱者也。使子路反見之。至則行矣。子路曰。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不可廢也。君臣之

義如之何其廢之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。君子之仕也。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。已知之矣。

孔子以荷蓀爲隱者。而使子路反見之。則亦深寓相重之意。子路之言。則是明當時儒教倫理之意。以見隱遁之非也。論語又曰。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。鳳兮鳳兮。何德之衰。往者不可諫。來者猶可追。已而已而。今之從政者殆而。孔子下。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。不得與之言。

接輿諷孔子之意。亦是道家一流。蓋儒教以盡力社會爲主。道家則志於遁世無悶。此二派相異之大者也。至其論道德上之標準。亦多不同。老子曰。報怨以德。論語曰。或曰。以德報怨如何。子曰。何以報德。以直報怨。以德報德。或人謂以德報怨者。卽宗老子說。孔子乃明其非中道。孔子早年。亦多與道家之徒周旋。後乃毅然欲以堯舜文武之道。見諸實事。以仁民濟物爲意。則不復取老子之消極主義矣。先秦思想。無非孔老二派之緒餘。而老子道德五千言。尤集道家之成者也。

老子以後。道家之流日盛。而其旨或不盡與老子同。蓋頗變本而驚於其極。老子教謙抑。崇寡欲。揚朱奉老子之說。雖亦以養生保眞爲義。而唱快樂主義。則與寡欲相反矣。莊周奉老子之說。而執放蕩主義。則與謙抑相反矣。列禦寇先於莊子。喜老子學而得其高虛。故尸子謂列子貴虛。當時老子弟子復有關尹子。文子。漢志關尹子九篇。隋已前已亡。今傳關尹子。

或謂是唐末五代之際。方士所作。文子與孔子並時。亦著書九篇。其書梁時亡。今文子亦後人僞託。柳宗元辨文子詳論之。然則道家之宗。老子以外。其遺文可見。惟列莊之說略具耳。尹文爲名家巨子。其學亦本黃老。司馬遷曰。慎到趙人。田駢接子齊人。環淵楚人。皆學黃老道德之術。又謂申韓皆原於道德之意。蓋道家流而爲刑名。其大略如此矣。戰國時又有鶡冠子。漢志亦列道家。今所傳諸篇。不知其是否也。觀其言近雜家。

道家思想所覃被。不一其方。先秦刑名法術諸家。固多資之。然尤富於理想。歸重精神。至後世乃漸趨於具體。而假物質以爲輔。爰有黃白鍊丹之術。辟穀導引之法。神仙家取焉。降及漢末迄魏晉以下。直成爲宗教之性質矣。茲略述老莊諸巨子學說於後。

第二節 老子

老子。楚苦縣厲鄉人。姓李氏。名耳。諡曰聃。生而皓首。故曰老子。仕周爲柱下史。居久之。見周德衰。乃西出關。是周敬王時也。關令尹喜曰。子將隱矣。強爲我著書。於是老子乃著道德五千言。授令尹喜。今傳道德經是也。道德經尙虛無無爲。漢時河上公爲章句。其後唯王輔嗣注。妙得虛無之旨。今以老子學說分別論之。

(一) 宇宙論

吾國哲學。易教始創宇宙論。至老莊論之。乃極精密。易大傳雖孔子作。至言宇宙。或本當日

易教之成說。其傳曰。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。兩儀生四象。四象生八卦。又曰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此易之宇宙論也。顧其言簡質。而孔子平時教人。則罕言天道。故子貢以爲性與天道不可得聞。子思始以誠概天曰。誠者。天之道也。又曰。天地之道。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。故其生物不測。要之子思是藉此明人道。非亟亟宇宙之辨也。孟荀嗣興。亦以鋪揚世教爲義。而略於形上之論。墨家主天。則不過專以天爲兼愛之本。宇宙論終以老莊最爲昭晰也。如名法雜家所言。或偶涉宇宙。案之實不出老莊之緒也。

欲明老子之宇宙論。當知宇宙本體。卽吾心之本體。宇宙現象。卽吾心之現象。此真老子之妙。若以宇宙論漠然在天地之上。則失老子之旨矣。凡老子人生道德之意見。殆無不以宇宙觀爲根柢者。蓋老子之教稱道教。道之一字。卽宇宙之本體也。老子所謂道。果何物乎。道旣爲宇宙萬物本體。固非有一定之形。亦非有一定之名。若有定形定名。則直萬物之一耳。何足爲萬物之本哉。於是老子乃就名之有無論道。而以無名與有名。示本體與現象之別。本體卽道也。無名無形。不可察而見。故謂之玄。又謂之玄之又玄。以其爲萬物所出之本。故謂之衆妙之門。道德經首章曰。道可道。非常道。名可名。非常名。無名天地之始。有名萬物之母。故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常有欲以觀其徼。此兩者同出而異名。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。衆妙之門。案常者永久不變之謂。徼者終也。無名而玄玄爲道。道之發動而後有名。爲衆妙之門。是

萬象之所由生者矣。然其所謂本體之道。又烏從生耶。豈尙有主之者耶。老子以爲道先天地。獨生獨立。不受治於何物。唯法自然而已。自然者究極之謂也。然非道之外別有自然。故道無始無終。周行萬古而無一瞬之息。此其所以爲萬物之本。今強名之曰道。猶若有未盡。天地萬物。旣由道生。則萬物之所究極。蔑不法道。匪獨人類法道而已。故老子曰。有物混成。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。獨立而不改。周行而不殆。可以爲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。字之曰道。強名之曰大。大曰逝。逝曰遠。遠曰反。蓋道者超一切諸因。不生不滅。而萬古獨立。所以能爲天下母也。其爲物也。不可視也。不可聽也。不可搏也。無狀之狀。惚恍而復歸於無物。絕五官所緣。然非無物。此道之無盡藏。是以生萬有。故曰。視之不見。名曰夷。聽之不聞。名曰希。搏之不得。名曰微。此三者不可致詰。故混而爲一。其上不皦。其下不昧。繩繩不可名。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。無物之象。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。隨之不見其後。西方學者。或引老子此章。以傳會耶教三位一體之說。然非老子之本義也。

夫道無始終。無狀無象。依於明暗。而無隱顯。一而無支分。以其惚恍。可謂無物。而亦非無物。其恍惚中有象。有物。窈冥中有精。有信。以爲古今宇宙之變化。故曰。孔德之宏。惟道是從。道之爲物。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。其中有象。恍兮惚兮。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。其中有精。其精甚真。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。其名不去。以閱衆甫。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。以此如是。乃云道之真體。

矣。道之真體。既有生萬物之力。又有統治之力。然非有銳也。非有光也。用之沖然如不盈。而淵兮爲萬物宗。不能知其誰何之子。但象帝之先而已。老子未嘗於道以外。顯立天帝主宰。故以道爲最高。假古來常用之帝字。以爲道猶立乎其先。誠不可以言語形狀達之。僅得由其髣髴者而比似之。此其措語至精。不容忽也。其言曰。道沖而用之或不盈。淵兮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。解其紛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湛兮似若存。吾不知誰之子。象帝之先。耶教以上帝在道之先。老子則以道在帝之先。此哲學與宗教持說高下之分也。

於是老子又以道家之效用。至廣至大。生成萬物。而不以爲勞。不求名於有功。包被撫養萬物。而不爲主。此其所以能爲萬物之本體矣。故曰。大道汜兮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。功成不名有。愛養萬物而不爲主。常無欲可名於小。萬物歸焉而不爲主。可名爲大。以其終不自爲大。故能成其大。蓋萬物雖恃道而生成。而道終不變其無功無名之狀。老子更引黃帝書之語以申之曰。谷神不死。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。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。用之不勤。蘇轍曰。谷至虛猶有形。谷神則虛而無形者也。尙無有生。安有死耶。楊復曰。虛能受。受而不有。微妙不測曰神。牝者能生物。所謂母也。謂之玄牝。雖生而不見。所以生也。要而論之。則玄牝卽指本體。玄牝之門。是謂天地根者。卽由本體而爲現象者也。以見天地萬物消長變化不息。而用之不盡。故道不受治於時間空間。惟其常恆不變。所以能達造化愛養之全也。故又

曰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。然吾人唯見現象。不能見本體。老子乃立堂與奧二者之別。以示本體與現象之關係。曰。道者萬物之奧。按古者寢廟之制。有堂有室。室在於內。故室爲貴。室中之制。東南隅曰阼。東北隅曰宦。西北隅曰屋漏。西南隅曰奧。奧爲尊者所居。故奧爲貴。道之尊貴。猶如寢廟堂室之奧。凡物之見於外者。皆其門堂也。奧處於內。故莫得見。蓋堂譬猶現象。而奧譬猶本體也。綜已上所論。宇宙萬物。由道之一元而生。而受治於道。其終復歸於道也。

老子所論道之本體。既如此矣。其論現象果何如乎。前所引無名天地之始。有名萬物之母。衆妙之門。玄牝之門。是爲天地根等語。已由本體而略示現象所生。老子又曰。道生一。一生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。沖氣以爲和。蓋道由於無而生。沖虛之一氣。沖虛之一氣。生陰陽二者。陰陽二氣。交感和合。生形氣質三者。萬物於是乎立也。故老子初以抽象示一二三數字。次由具體示陰陽二氣。是爲萬物所由生之元素。不僅數理。故兼具物質也。吾國古者皆以陰陽爲物之元素。繫辭亦云。易有太極。是生兩儀是也。老子又論玄道之德。曰。道生之。德畜之。物形之。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。道之尊。德之貴。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。德畜之。長之育之。成之熟之。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有。爲而不恃。長而不宰。是謂玄德。案管子曰。虛無無形之謂道。化育萬物之謂德。道之生。生作用。亙萬古而無間斷。雖

成至廣至大之功。無毫末自負恃之意。故名玄德。玄德卽玄道之至德之謂也。以示道之生萬物爲無心。故曰天地之間。其猶橐籥乎。虛而不屈。動而愈出。橐籥者。鍛工所以生風之具。蓋天地之間。純任自然。故不可得窮。猶橐籥之虛而不屈。動而愈出也。若有意爲之。未有不息絕者矣。又曰。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。以其不自生。故能長生。不自生而長生者。以自然之作用長生也。自然卽道。道之發爲現象。無間於一息者。皆自然之故也。又以有無言現象曰。天下萬物生於有。有生於無。所謂有由無生。則有爲現象。無爲本體。學者或疑之以有無相反。終不能成因果也。故張橫渠力詆老子無生有說爲妄。然列子亦論有無相續之理至晰。老子言無。是對有之現象而求其本體之言。卽恍惚中有物者也。無殆猶非所論於真空。真空之物。不能徑生萬物。於是元吳草廬以無字是說理字。有字是說氣字。草廬精語此又一說也。要之老子之宇宙論。以道之本體。無始無終。無形無狀。無聲無臭。獨立萬古爲一元氣。更發而爲陰陽。乃生萬物耳。

(二) 修養論

老子修養之極致。在復歸道三字。蓋以我身與宇宙之本體合一。無我無心。清虛無爲。而得自然之狀態者也。然宇宙大矣。我身若何可與之合一耶。或以爲當滅身體以復歸其本。此說非也。老子所謂寂靜無爲者。決非去現象界而歸於實在界。惟在合於人間之大宇宙耳。

老子曰。吾所以有大患者。爲吾有身。及吾無身。吾有何患。或者遂引此爲老子滅身歸道說之證。然老子所謂有身者。執小我奉養一身之義。無身者。忘小我及忘一身奉養之義。非謂身體滅盡也。故曰。人民之生。動之死地。亦十有三。夫何故。以其生生之厚。又曰。民之輕死。以其求生之厚。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爲者。是賢於貴生。可與前旨互相發明。

非滅身說。後世神仙養生家皆秉之。老子之義。固非如厭世家求殺身以遺世。不過厭惡紛濁。思反於淳樸耳。細玩老子復歸道之旨。大抵以吾人形體。雖爲凡質。而心則靈妙。能合一於本體。故宇宙之體用。與一心之體用。殆相同符。能融吾心於宇宙。卽復歸道之義矣。亦卽天人合一之說也。老子主任自然。故內則柔和澹泊。葆其天真。外則洗滌邪欲。以無累一心之神明。且屢以嬰兒喻至誠無欲之狀。曰。專氣致柔。能嬰兒乎。蓋吾修養之效。果能與本體合一。於是乎有無爲無我之德。比於赤子。惟其神完。故可以人火不熱。入水不濡。猛獸毒螫。舉莫能害。故曰。含德之厚。比於赤子。蜂虿虺蛇不螫。猛獸不據。攫鳥不搏。要之老子耽消極之妙理。深惡舉世隨附積極之弊。以爲人智若大進。則必反於玄道。其說專尙退步。凡世間一切智巧技能。皆視爲狡猾之資。當漸減損。以馴致於無爲。其言曰。爲學日益。爲道日損。損之又損。以至於無爲。老子之道。先屈後伸。以柔制剛。以雌制雄。以黑制白。以辱制榮。故曰。知其雄。守其雌。爲天下谿。爲天下谿。常德不離。復歸嬰兒。知其白。守其黑。爲天下式。爲天下式。

常德不忒。復歸無極。知其榮。守其辱。爲天下谷。爲天下谷。常德乃足。德歸於樸。今將爲山。以自高乎。寧爲谷而待衆流之來歸乎。弄小智而敗。不若守無爲而全也。多言而屈於人。不若無言而屈人之功也。故曰。天下之至柔。馳騁天下之至剛。無有入無間。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。不言之教。無爲之益。天下希及之。於是又以惟不肖爲合於永久至大之道。曰。天下皆謂我道大。似不肖。夫唯大。故似不肖。若肖久矣。其細也。夫。蓋若是者。乃能以一心契於宇宙之本體。是聖人修養之符也。故曰。聖人處無爲之事。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而不辭。生而不有。爲而不恃。功成而弗居。夫唯不居。是以不去。凡老子之道。因循天地自然之勢。以爲修養之序。去動就靜。去語就默。去顯就隱。去羣就獨。不逐逐於社會。而以到達玄道爲究極。此其大略也。欲蟬蛻於現世。而求復其理想中太古無爲之治。是以嘗稱小國寡民之治世。不憚趣於幽僻孤遠。以冀接近於宇宙之本體焉。然其所謂修養之法。率在精神之中。後世神仙家祖述其說。乃或求助物質。以流爲燒丹導引種種之術。其遷變異同甚衆。老子本有長生久視之語。蓋以治國與養生並談。列子湯問篇亦言不老不死。皆神仙家所本也。

(二) 實踐道德論

今茲所論道德。非老子道德經所云道德之義。蓋直以人生日用所常行者爲限耳。故特加實踐二字。以示區別。老子實踐道德論。卽處世之修身論。仍重虛無而尙退默。但其說大抵

一人之道德。而及於家族社會者甚夥。至於君臣父子夫婦等五倫之教。誠老子所罕言也。此老子與孔子之所以異。儒家最稱仁義。而老子曰。大道廢有仁義。慧智出有詐。僞六親不和。有孝慈。國家昏亂有忠臣。老子蓋推言仁義。慧智忠孝之名未立以先。其渾渾噩噩。有足貴者。故與孔子之說。大有逕庭也。於是。以虛靜無爲爲宇宙之大道。萬物於是乎生。人性於是乎成。人能虛靜無爲。則爲善。反之。則爲惡。善者道也。惡者非道也。乃以水喻上善。曰。上善若水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處衆人之所惡。故幾於道。夫水性謙讓。卑下。柔和。與萬物以利不伐其功。不索其報。水雖未足喻道之全體。然由水之道行之。亦庶幾乎道矣。乃以慈。儉。後。三者爲人生之三寶。曰。我有三寶。寶而持之。一曰慈。二曰儉。三曰不敢爲天下先。慈故能勇。儉故能廣。不敢爲天下先。故能成器長。今舍慈且勇。儉且廣。後且先。死矣。夫慈以戰則勝。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。以慈衛之。又老子喜淳樸之世。衣服宮室。尤主質素。嘗稱小國寡民之治。攸然自足。無羨於外。蓋亦夙寶儉德之證。故曰。見素抱樸。少私寡欲。又曰。服文綵。帶利劍。厭飲食。財貨有餘。是謂盜夸。非道也哉。然則文綵。利劍。美食。多貨。皆老子所惡已。

老子喜柔弱惡剛強。故虛心弱志爲貴。且見喻草木初生。枝葉皆柔弱。其枯死則剛強耳。人亦有然。故曰。人之生也柔弱。其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。其死也枯槁。故堅強者死之徒。柔弱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。木強則拱。強大處下。柔弱處上。又曰。強梁者不得其

死。又曰。弱者道之用。又曰。物壯則老。謂之不道。不道早已。又曰。牝常以靜勝牡。以靜爲下。又曰。見小曰明。守弱曰強。其意義皆相近。蓋剛強者能對於物而爲抵抗。甚且爭鬪。以害於心身。故排剛強稱柔弱。亦虛無恬澹之本旨也。淮南子繆稱訓言老子學商容。見舌而知守柔矣。古傳商容爲仙人。商容吐舌示老子。老子悟舌柔長存。而齒剛早落。遂因以立柔弱勝剛強之義與。

老子以世人爲貪欲之行。害天與之真性。至亡其身。於是垂知足之戒。知道則合自然之道矣。故曰。禍莫大於不知足。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常足矣。又曰。甚愛必大費。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。知止不殆。可以長久。又曰。知足者富。又曰。聖人欲不欲。不貴難得之貨。皆言知足之爲貴也。

老子以驕氣爲最戾於道。聖人法宇宙化育之法。則當不自伐其功。不示世自賢。此之謂道。故曰。聖人爲無爲之事。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而不辭。生而不有。爲而不恃。功成而弗居。夫唯弗居。是以不去。又曰。聖人爲而不恃。功成而不處。其不欲見賢。又曰。富貴而驕。自遺其咎。功遂身退天之道。又史記載孔子與老子問答。亦可互證。孔子適周。問禮於老子。老子曰。子所言者。其人與骨。皆已朽矣。獨其言在耳。君子得其時則駕。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。吾聞之。良賈深藏若虛。君子盛德。容貌若愚。去子之驕氣與多欲。態色與淫志。是皆無益於子之身。

吾所以告子。若是而已。孔子以溫良恭儉之聖。老子對之。其言猶如此。老子深戒盈滿。與易謙卦所謂天道。地道。鬼神。人道。無不惡盈。好謙者。大有相類。故又申之曰。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。以其善下之。故能爲百谷王。是以欲上民。必以言下之。故先民必以身後之。又曰。和其光。同其塵。又曰。聖人被褐懷玉。皆此義也。

老子又以心身清靜爲第一要諦。故曰。清靜爲天下正。且尙言語寡默而戒多言。曰。多言數窮。不如守中。又曰。輕諾必寡信。多易必多難。老子之天道說。以天道無親。常與善人。謂天之於人。無親疎厚薄之別。但應其善惡加賞罰焉。此似本古語。又曰。天網恢恢。疏而不漏。天道雖似簡而無謀。其謀非人所能及。人以耳目觀之。見其一曲而不見其全。偶覩以善得禍。以惡得福者。輒疑天網疎而多失。唯要其始終。盡其變化。然後知其恢恢廣大。雖疎而不失耳。又論恩怨報復者。報怨以德。老子說之根本。在爲無爲。事無事。味無味。大小多少。一以其道遇之。蓋人情所最難忍者。怨也。至於愛惡之情。旣忘。則雖報怨以德。猶無所不可焉。此視之以直報怨以德。報德者。又不同矣。

(四) 人生觀

老子處衰周溷濁之世。以隱退爲志。故孔子之汲汲行道。類於所謂樂天主義。而老子遯世無悶。類於所謂厭世主義者也。然亦非絕對厭世者。不過觀當時社會之敗壞。如孔子所祖

述之禮義道德。無一不爲奸人妄用。此固孔子之所屢歎。而老子亦以是謂聖人智者。徒爲厲階。無益於治。以爲不若太古之無事。寧靜淳樸。咸受其福也。故老子之厭世。僅厭現社會之紊亂。而思復於羲農之治世。卽將以無爲之大道。變春秋之政治是也。更推原人性之本固。清靜至善。惟當守其清靜而已。若好動妄作。任其智巧。必愈趨愈下。故曰。夫天下多忌諱。而民彌貧。人多利器。國家滋昏。民多技巧。奇物滋起。法令滋彰。道德多有。故聖人云。我無爲而民自化。我好靜而民自正。我無事而民自富。我無欲而民自樸。此可識老子之用心矣。老子求復其理想中之太古淳樸之治。雖若近厭世論。而與德國叔本華 Schopenhauer 之徒不同。叔本華期絕滅意念。歸於靜寂。老子之厭世觀。未若如是之甚。蓋叔本華哲學。本之印度佛教。宜其異於老子也。

今更考老子之死生觀。老子殆希語此。然可因其平時之說而推之也。老子以宇宙萬物。皆道之所生。其究極則復歸於道之本體。人之生亦宜無不然。其生爲道之所發現。其死則完其天壽。而還其本體。死生之道。無異變化。此間毫不容著忻戚。說者以晝夜夢覺喻生死。猶是義也。

(五) 政治論

老子處周末衰亂之世。見流俗之敗。不可救藥。於是發憤欲返於太古。曰。與其動而滋紛。不